

怪界
鬼魔
精女

原振侠



倪匡作品集

原振侠科幻系列①

修订版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倪匡小说作品集

原振侠科幻系列①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杨建国

封面设计:青 鸟

倪匡作品集

原振侠科幻系列①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印 刷 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3
字 数 315 千字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二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-3000
书 号 ISBN 7-225-01692-X/I·490
定 价 2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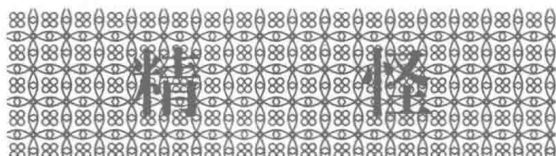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目 录

精 怪	1
鬼 界	143
魔 女	277

原振侠科幻系列



原振侠有一位“怪老头子”的病人，他也是一位医生，你曾经自称杀死自己的儿子，可是他从来没有过儿子，只有三女，这个故事就从一份遗嘱中展开……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怪老头子是医院著名的病人

医院各处走廊上的扩音器都传出声音：“原振侠医生，请到院长室……原振侠医生，请到院长室……”

原振侠正从三楼的病房中走出来，医院的三楼是儿童病房，有许多年幼的病人，有的甚至是才出生不久。

原振侠和其他几个医生，刚才就对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缺陷、出生才三天的婴儿作了详细的检查。

那婴儿一切正常，就是左心瓣缺了一半，所以生存的机会只有百分之十，就算侥幸经过了手术校正，使他可以活下去，他一生也无法和正常人一样生活。

所以，原振侠离开病房的时候，心情十分沉重。

医院中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病人，各种年纪的病人离开人世。

原振侠断不是为了那婴儿可能夭折而难过。他是在思索一个问题。

他想的是：在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后，受精卵在母体的子宫之中，按程序发育长大，虽然在大多数的情形下，都会形成发育正常的胎儿，但是为何有那么多先天性有缺陷的胎儿形成？

有些时候，胎儿的形成是有因由可以追寻的。

但是更多的却会全然原因不明！

像先天性心脏缺陷，是怎样形成的呢？

好好的一个胎儿,为什么在身体组织那么重要的部分,会忽然少了一点东西,以至于他的发育过程全是白费了的。

因为他没有什么活的机会。

如果少了的是一只手指、一只耳朵,那全然不成问题,可是有先天性心脏缺陷的婴儿,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趋势,全世界的医生都致力在研究其中的原因,可是直到如今为止,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!

原振侠就是在这种心情沉重的思索之中,从病房走出来的,所以扩音器中传出来的声音虽然响亮,他也根本未曾注意,一直到有一个护士用惊讶的目光望定了他:“原医生,院长在找你!”

原振侠这才“啊”了一声,听到了广播,走到电梯口,电梯恰好来到,他走了进去,遇到了另一位医生,向他打了个招呼,道:“五楼那个怪老头不行了?”原振侠苦笑了一下,“五楼的那个怪老头”是医院中著名的病人,由原振侠主治,患的是肺癌,超过七十岁的肺癌病人是完全没有治愈希望的,医生所能做到的,只是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而已。而这个病人被称为“怪老头子”,也是有原因的。

“怪老头”入院前后

怪老头子并不是模样怪,而是他的行为怪,他独住在五楼的一间头等病房之中,送他入院的是他三个女儿。

入院那天的情形,原振侠记得很清楚,“怪老头子”是由救护车送来的,可是看来精神并不坏,坚持要自己走,非但不肯用担架、轮椅,而且也不要他三个女儿扶持。

怪老头子的年纪超过七十,他的三个女儿,由三十余岁至四十余岁不等。

虽然是送亲人入院,可是,这三个中年妇女却还想在衣饰上表示她们是富贵人家,穿戴着许多俗气而不合时宜的珠宝首饰。

而且,不顾医院之中要保持寂静的普通常识,用着类似女高音的嗓子在作连珠炮的争论。

当怪老头入院之前,医院方面已决定了原振侠作他的主治医生。

所以,当他坚持要自己走路之际,原振侠微笑着,并没有阻止,因为他知道,一个绝症病人的求生意志,可以使他增加忍受晚期症状痛苦的能力,这老病人看来精神也不差,这是一个好现象。

原振侠一直跟在他的身边,怪老头子显得相当不耐烦,走了几步,就向原振侠瞪眼睛:“小伙子,别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医生的架子来,我在念医学院的时候,你这小子,当然还没出世!”

这句话,倒很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,因为在病人未入院之前,作为主治医师的,自然需要熟悉病人的资料。

病人得了肺癌,已由种种检查证实了,是毫无疑问的;

而在病人生活资料上,却绝未证明病人本身也是一个医生——通常,如果病人的职业是医生的话,是一定会特别指出的。

原振侠还曾留意过,这个病人的职业栏上,填着“已退休”的字样。

所以,那时,原振侠也就用略带惊讶的语气道:“原来是前辈,请多多指教!”

这原来是一句十分普通的客套话,当知道对方的身份也是一个医生而年纪又比自己大许多的时候,自然应该这样说法。

可是怪老头子却翻了翻眼睛:“什么前辈,什么指教,指教什么,哼,电视剧看得太多了!”

这时,恰好有不少医院中的人在附近,都听到了原振侠和病人的对话,几乎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想:这老头子真怪!“怪老头子”的名字,在医院上下,不径而走,就是从那次开始的。

怪老头子抗不住头等病房

原振侠当然并未介意，他不明白对方这样是什么意思，只好顺口道：“老先生，虽然你是医生，可是现在，你是——”

他本想讲“现在你是我的病人”，可是他的话才讲到一半，怪老头子大声道：“住口，谁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医生？”

原振侠不禁愕然了，他望着对方：“刚才你自己说，你在医学院的时候——”

老头子一副不屑的神情：“我上过医学院，难道就是医生了吗？哼，医生，现在被人称为医生的，算是什么东西！”

这句话一出自老头子的口，不但原振侠怔呆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在医院中骂医生是“什么东西”，这情形和在佛寺骂和尚是“秃驴”，也就没有什么大小分别了。当时可以听到那句话的医生，至少在五个以上，人人都不知道如何反应才好。

怪老头子还十分得意，在讲了那句话之后，还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以示他对自己那样讲，绝对没有后悔或表示歉意之意。

原振侠知道，若果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，一定只有令得场面更加尴尬，所以他立时转向那三位女士：“三位是老先生的女儿吗？”

三位女士年纪最大的一位，用洪亮的嗓音道：“是！我们要头等病房！”

这时，争执又起来了，老头子立即抗议：“不，我不住头等病房！”

三位女士坚持：“要头等病房！”

怪老头子的声音不低，三位女士的声音更高，这种情形的争执，在医院中发生，本来是十分惹人反感的，可是他们争的是病房等级，而且是小辈坚持要住头等病房，表示他们的孝心，这又令人

起敬，所以周围的人虽然暗暗皱眉，但也并没有说什么。

原振侠在一旁，看着这样争下去，不是结局，就问：“老先生，头等病房，适宜静养，既然三位——”

怪老头子又打断了原振侠的话头：“住头等病房，连和一个人说话都没有！”

三位女士之中的一位一撇嘴：“没有人喜欢听你说话的！”

这一句话，把怪老头子激怒了，他本来灰白的脸色居然一下子就涨红了，而且剧烈呛咳起来。

怪老头子讲的实在是道理

怪老头子在呛咳之际，神情显得十分痛苦，可是他还是挣扎着把他的话说了出来：“你懂得屁！人人都不喜欢听，有什么关系？怎知我不会恰好遇到一个天才，听得懂我的话？”

那位女士挨了骂，仍然是一副不服气的神情，可是也不敢再说下去了。怪老头连连喘气，话都讲不出来，就在他无法表示反对的当口，三位女士已作出决定：住头等病房。

于是，怪老头就在原振侠、两个护士、三个家人的簇拥之下，浩浩荡荡地进入了五楼的一间头等病房。

一直到了头等病房，怪老头子才喘定了气，他气吼吼地又讲了几句话，原振侠听了之后，就不禁呆了一呆，因为那几句话是用又纯又流利的德语讲出来的，讲的是“别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人懂，就等于事实不存在！”

原振侠的讶异实在是道理的，因为那怪老头子的外形，看起来绝不像是会说如此流利德语的人。

对了，应该来说一下这个被称为怪老头子的老人的外形了。当然，这是说他进院那天的外形。至于后来，人人都知道癌细胞是如何在吞噬着人的健康，会使病人的外形起可怕的剧变，那就不必

再形容了。

进院那天的怪老头子，身形高大，但是却已经相当瘦，额骨高耸；杂乱的短须和杂乱的头发全是花白斑驳的；大手大脚，手上的指节骨都异常突出。他衣着随便，穿的是一套式样十分古怪的西装，那种样子的西装只有在那个时代作背景的电影之中，才能看得到。

手中拄着一根手杖——如果没有那根手杖，他又没有人扶，只怕自己不能走动。

手杖是西式的，看来也十分残旧了，手杖上有一个半圆形的球，倒是金光灿烂，可能是纯金或是K金铸成的。

这种神情的一个人，忽然说起流利的德语来，不是很值得惊讶么？

而且，他这句话，分明不是存心向人家说的，而是在自言自语，由此可知他平时在思考的时候，也是习惯使用德语的。

原振侠所立即想到的：他自己曾念过医学院，可能不是假的。

所以，他顺口问了一句：“老先生曾在哪间医学院进修过？”怪老头只是闷哼了一声，当时并没有回答，一直到好几天后，原振侠才从和他的一番对话中，多少知道了一些他在什么医学院进修过的资料。

笑日本医学没有自己的创造

原振侠记不清是怪老头子入院之后多少天的事了，大概不会超过一个星期。

怪老头子当然是有名字的，他有一个相当冷僻的姓：厉，名字是大猷。可是人人在背后都叫他怪老头子，当面，自然称他厉老先生。

几天住下来，怪老头子倒并没有什么怪行，可是他对医药方面

知识之丰富、熟谙，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医生或护士，都认为他是一位极其杰出的医生！可是他又曾当众否认过他是医生。

有一天，医院院长和原振侠一起从病房出来之后，就曾说过：“真奇怪，怪老头子应该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医生，厉大猷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？，只知道有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叫吴大猷。”

原振侠笑道：“叫大猷这个名字的人多得很，清朝就有一个词人叫钱大猷。或许他曾改过名字，所以你不知道有这个人。”

院长摇了摇头，原振侠也知道自己这样说，在道理上不是十分讲得通，因为院长在医学界的资格相当老，一位杰出的医生，又是中国人，没有理由是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！

当时，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，并没有深究下去。两三天之后，当原振侠替老头子检查了一下，发现他的病越来越恶化之际，勉强安慰他几句时，怪老头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是在日本学医的吧！”

原振侠不敢怠慢，忙道：“是，日本轻见医学院！”

怪老头子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日本人最虚伪了，还要鼓励病人用意志活下去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日本民族性有他们虚伪的一面，但是我不认为医生鼓励病人尽量运用求生的意志是一种虚伪的事情！”

怪老头子又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轻见这个人在德国的时候，我见过他，他的名字很怪，好像是小……小……”

原振侠道：“轻见小剑，轻见医学院，就是他所创办的，相当有地位。”

怪老头子嘲弄似地笑了起来：“日本的医学，先学荷兰，又学德国，现在，又唯美国是先驱，一塌糊涂，从来也没有自己的创造！”

原振侠听得出对方的语气当中，对自己充满了轻视，他也不禁有点生气。

原振侠对怪老头子说法同意

原振侠虽然生气,但当然不会在一个垂死的病人面前发作,他只是道:“厉老先生是在德国学医的?”

这一句普通的问题,怪老头子反应也是十分古怪,他双眼睁得极大,望着天花板,像是正在缅怀着遥远的往事。

过了好久,他才从回忆中醒了过来,忽然又激动了起来:“德国又怎么样?德国人自认为是医学先驱——”

在这里,他来了一句用德语讲的话,全然是模仿德国人的语气说的“现代医学从德国开始!”

然后,他又是“哼”地一声:“狗屁!德国人一点想象力都没有,没有想象力,怎样做得好一个医生?”

他在讲最后一句话时,向原振侠望来,像是征求原振侠的同意。

一般来说,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医学是一门脚踏实地的科学,注重实验的结果,不妄作想象,自然对怪老头子的意见不会同意。

可是原振侠本来是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,他又曾有过许多怪异奇幻的经历,所以他对老头子的说法,倒是同意的。

他由衷地道:“是!”

怪老头子高兴了起来,忽然收敛了高兴的神情,长叹了一口气,喃喃自语:“有什么用,有什么用!”

原振侠见他忽然伤感起来,就不和他再说下去,作了一个手势,示意他好好休息,就要离开,当原振侠要拉开门之际,忽然听到怪老头子讲了一句话:“我有一个儿子!”

一个人,尤其是一个老人,有一个儿子,那是普通之极的事情,原振侠听后,只是“嗯”了一声,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。

可是,怪老头子接下来的一句话,却令原振侠像是当心被人重

重地打了一拳一样！怪老子接着说：“可是我又杀死了他！”原振侠一怔之下，立时转过身来，发现怪老头子的双眼直视着天花板，神色惘然，看来刚才那句话，他根本不是对原振侠讲的，只是在自言自语！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倒不知如何接口好，怪老头子双手发颤，举了起来，掩住了脸，喉间发出了一阵抽噎来。

怪老头子的行动和他所发出的声音，足可以令人知道他的内心痛苦莫明。原振侠在震惊之余，心中“啊”了一声！这老人，他曾经杀死过自己的儿子！

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老人，有一个儿子，那是普通之极的事情，原振侠听了，只是“嗯”地一声，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。

可是，怪老头子接下来的一句话，却令得原振侠像是当背心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一样！

怪老头子接着说：“可是我又杀死了他！”

原振侠一怔之下，立时转过身来，发现怪老头子的双眼，直视着天花板，神色惘然，看来刚才那两句话，他根本不是对原振侠讲的，只是在自言自语！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倒不知该如何接口才好。

怪老头子双手发颤，举起来，掩住了脸，喉间发出了一阵抽噎声来。

老人家曾杀死过自己的儿子

怪老头子的行动，和他所发出的声音，足可以令人知道他的内心，痛苦莫名。

原振侠在震动之余，心中“啊”地一声！

这老人，他曾经杀死过自己的儿子！

如果眼前的老人是一普通人，原振侠一定不会想到旁的方面，可是那怪老头子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，都是一个医生，那么他的话

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。

比如说,他的儿子生了病,由他来医治,而结果不治,那么也可说是他杀了自己的儿子;更有可能,在医治的过程中,他曾犯过错误,导致他的儿子死亡,在心理上,他会认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儿子。

另外还有可能的是,怪老头子在强烈的药物治疗之下,起了幻觉,把一件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,当作发生过。

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,原振侠在未曾确切知道之前,自然不知道如何反应才好。

而就在这时,怪老头子的双手抖得更厉害,他仍然用手掩着脸,呜咽的语声自他的指缝之中迸出来:“我不能不杀他,不能不杀他!”

这两句话,原振侠是听得清楚的,接下来,又有几句话,由于他一面抽噎,一面说着所以全然听不清楚。

原振侠听了那两句话心中更是怵然。

因为从这两句话听来,他不像是在什么医治过程中杀了人,而是故意的谋杀,只不过当时的情形是他“不能不杀他”而已!

原振侠来到了床边,低声叫道:“厉老先生!厉老先生!”怪老头子停止了抽噎,刹那间静了下来,静得原振侠认为他几乎没有呼吸了,才听得他的声音:“刚才我在自言自语,你当作什么也没听到吧!”

原振侠又怔了一怔,在当时的情形下他实在不能做什么。

对方是一个垂死的病人,就算他真的杀死过自己的儿子,也是无法追究的事情,他只好答应着,走出了病房。

虽然以后几天,再没有听到怪老头子提起过什么儿子的事来,但是原振侠心中,始终存着一个疑团。

这个疑团,也没存在多久,就解开了。那是两三天之后,那三位女士又一起来探访她们的父亲之后的事。

三位女士显然都已嫁了人,而且各有自己的家庭,可是他们每

次来，都是一起来的，这次也不例外，当她们离开之际，原振侠在医院门口，遇见了她们，想起了怪老头子那天的话，就叫住了她们，问：“厉先生有一个儿子，你们的兄弟？”

三个女士说他什么都不干

原振侠才问了一句，那三位女士陡然之间嘻哈大笑了起来，那真令得原振侠莫名其妙，问起她们的兄弟，而这个兄弟又有可能是给她们的父亲杀死的，那又有什么好笑的？

原振侠也不知道如何去制止那三位女士的狂笑，他只好等着，一直等到她们总算停住了笑声。

其中一个才道：“老头子想儿子想疯了，他只有我们三个女儿，哪里来的儿子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他在考虑，是不是要把那怪老头子的话讲出来，因为那毕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，可是就在他犹豫间，另一位女士已经道：“他还说，他杀死了他的儿子，是不是？”

还有两位道：“他终于对人讲了，那么多天才讲，真不容易！他不想住头等病房，就是好向别人讲他的这件事！天晓得，谁会听他的？”

原振侠不禁啼笑皆非：“三位的意思是，根本没这回事？”

三位女士道：“他也曾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过，那时我们母亲还在，母亲就骂他是神经病，想要儿子想疯了，胡说八道！”

原振侠大大地吁了一口气，疑团消散，他又问“厉先生……曾是一位医生？”

三位女士又互相望着，现出了十分滑稽的神情来，用夸张的声音反问：“医生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看得出这三个女儿对她们的父亲的了解，连